

西湖佳话 春秋配 花影集

〔清〕古吴墨浪子 搜辑

〔清〕无名氏 著

〔明〕陶辅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导 读

《西湖佳话》，短篇小说集，目录及卷端题作“西湖佳话古今遗迹”，署“古吴墨浪子搜辑”。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事迹无考。书约在清康熙年间问世。

本书是一部以西湖名胜古迹为背景，讲述西湖名胜古迹来历的拟话本小说集。作者“考之史传志集，徵诸老师宿儒”，写成十六篇故事。

卷一《葛岭仙迹》叙晋葛洪成仙事；卷二《白堤政迹》叙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修堤等政绩；卷三《六桥才迹》叙苏轼任杭州知府修堤与六桥事；卷四《灵隐诗迹》叙骆宾王反武则天兵败隐居灵隐寺为僧事；卷五《孤山隐迹》叙南宋隐士林逋事；卷六《西泠韵迹》叙名妓苏小小事；卷七《岳坟忠迹》叙岳飞事；卷八《三台梦迹》叙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事；卷九《南屏醉迹》叙济公和尚事；卷十《虎溪笑迹》叙宋高僧辨才事；卷十一《断桥情迹》叙元代文世高与刘秀英生死

情恋事；卷十二《钱塘霸迹》叙唐末五代时钱镠事；卷十三《三生石迹》叙唐代和尚圆泽事；卷十四《梅屿恨迹》叙才女冯小青事；卷十五《雷峰怪迹》叙白娘子事；卷十六《放生善迹》叙明万历间和尚莲池凿放生池事。

至于其中“子鹤妻梅”的林逋，醉中显迹的济癫，被雷峰塔镇压的白娘子，也是流传很广，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形象。十六篇故事各具特色，无一雷同，于此可见作者选择题材的匠心。在具体叙述故事时作者以西溯山水为增色，借人物为西湖山水添彩。文笔清新晓畅，朴实洗炼，读来颇有韵味。

由于第八卷《三台梦迹》叙述褒扬明代民族英雄，因而遭禁。

《春秋配》，凡四卷十六回，约五万余字。存清刻本，日本尊经阁文库、大连图书馆有藏。不题撰人。据小说开端说：“话说大明天启年间”，可知此书是明人或明遗民所作，于清初刊刻。

《春秋配》的主要内容是：河南南阳罗郡秀才李春发，重阳节与友人张伯言夜饮而醉。石敬坡越墙行窃，惊醒二人，被捉住。春发怜其母老家贫，赠以银两放其回家。张伯言因一字之差，被罢黜进士，愤恨之余，把妹妹张秋联送与姑父侯上官作义女，自己去集侠山落草。春发可怜邻女姜秋莲受继母姜氏虐待，赠以银两。姜氏却诬秋莲有奸情，秋莲与奶妈逃走。路上奶妈被侯上官杀死，姜秋莲把侯推下山涧，自己落发为尼。石敬坡经商过此，拿走包袱，为报恩，把包袱放入李春发家。李春发被姜氏告发，遭捕下狱。石敬

坡决意找到秋莲，搭救春发。侯上官从涧中爬回，把张秋联卖入妓院。张伯言下山救出春发，双双投官归顺，冤案大白。李春发与秋莲、秋联喜结良缘。

这部小说描写了官场黑暗，又赞扬了绿林好汉，这或许就是它遭到禁毁的原因。

《花影集》明代文言小说集。四卷二十篇。陶辅著。此书约于作者四五十岁时所作，至八十三岁时作序付刊。明代写刻本现存日本早稻田大学。

《花影集》中的作品，题材多样，有史传，有演绎儒家思想观念的“夫子自道”，有的甚至以议论为主，情节淡化，形象模糊，小说味不浓，但也有相当优秀之作，如《心坚金石传》、《刘方三义传》等，曾被广泛转载，有一定的影响。《心坚金石传》描写书生李彦直与邻女张丽容唱和相恋，因张家系娼门出身，李家父母认为有污书香门第，终不允诺。李彦直如痴如狂，精神渐耗，丽容也心力交瘁，五内如焚。正当李家回心转意欲许儿子婚事时，又值本路参政阿鲁台选中丽容入京以充官妓，并强行将其船载以行。彦直徒步追随，号哭终夜，二月后终于循情而死，丽容亦自缢舟中。后阿鲁台也遭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作品写得一波三折，哀婉动人，意味深长，感人至深。《花影集》在“引”中称，此书系继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剪灯余话》、《效顰梨》后，“较三家得失之端，约繁补略”而作。而《剪灯新话》和《剪灯余话》均遭禁毁，此书或受株连而被查禁。

(苏铁戈 青 叶 萧 林)

本 册 目 次

西湖佳话	1
春 秋 配	261
花 影 集	347

目 录

卷 一 葛岭仙迹	(1)
卷 二 白堤政迹	(17)
卷 三 六桥才迹	(31)
卷 四 灵隐诗迹	(50)
卷 五 孤山隐迹	(60)
卷 六 西泠韵迹	(69)
卷 七 岳坟忠迹	(93)
卷 八 三台梦迹	(116)

西湖佳话

卷 九 南屏醉迹·····	(139)
卷 十 虎溪笑迹·····	(160)
卷十一 断桥情迹·····	(169)
卷十二 钱塘霸迹·····	(188)
卷十三 三生石迹·····	(205)
卷十四 梅屿恨迹·····	(214)
卷十五 雷峰怪迹·····	(222)
卷十六 放生善迹·····	(242)

卷 一

葛岭仙迹

西湖，环绕皆山也。而山之蜿蜒起伏，可容人之散步，而前后观览者，则岭也。岭之列在南北两峰，与左右诸山者，皆无足称。纵有可称，亦不过称其形势，称其隅位而已，并未闻有著其姓者。独保叔塔而西一带，乃谓之葛岭。此何说也？盖尝考之，此岭在晋时，曾有一异人葛洪，在此岭上修炼成仙，一时人杰地灵，故人之姓，即冒而为岭之姓也。

你道这葛洪是谁？他号稚川，原是金陵句容人。在三国时，从左慈学道，得九丹金液仙经，白日冲举的仙公葛玄，就是他之祖也。仙公升天之日，曾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录一通，授与弟子郑思远，囑以吾家门子孙，若有可传者，万勿秘。故此葛洪出身，原是不凡。但父母早亡，其家甚贫。却喜他生来的性情恬淡，於世间的种种嗜欲皆不深恋，独爱的是读书谈道。却又苦于无书可读，只得到山中去伐些柴薪，挑到市上去卖，卖了银钱就买些纸笔回来，借人

西湖佳话

家的书来抄读。且抄且读，不畏寒暑，如此十数年，竟成了一个大家儒。

有人劝他道：“兄之学业，亦可谓成矣，若肯出来求仕，便不忧贫贱了。”葛洪答道：“读书为明理耳，岂谓功名贫贱哉。”劝者道：“功名可谢，而贫贱难处。今兄壮年，只因贫贱，尚未授室，设非出仕，则妻子何来？”葛洪笑道：“梁鸿得孟光为妻，未闻出仕。即欲出仕，亦自有时，何待人求？”劝者不能答而去。

葛洪学问既高，寄情又远，故于闲居，惟杜门却客，绝不妄交一人。有兴时，但遨游山水以自适。一日，在青黛山数株长松之下，一块白石上箕踞而坐，静玩那满山的苍翠之色。以为生于山中，却又不紧贴于山，以为浮于山外，却去山远了，则此色又不复有，因而感悟道：“孟夫子所言‘醉于面，盎于背’，正是此种道理。此山之所以称寿也。”

正在沉吟注想，不期此日，恰有南海的太守，姓鲍，名玄，同了许多门客，也到青黛山来游玩。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，酒酣之际，各各散步。鲍玄偶携了一个相士，正游到葛洪的坐处来，忽见葛洪坐在石上，昂昂藏藏，丰神飘逸，不觉惊讶，因指谓相士道：“你看此人，体态悠然，自应有富贵，何如此青年，甘居泉石？”相士因定睛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少年富贵固有，然富贵还只有限。更有一件大过人处，老先生可曾看出？”鲍玄道：“富贵之外，则不知也。”相士道：“你看他须眉秀异，清气逼人，两眼灼灼有光，而昂藏矮健如野鹤，此殆神仙中人。”

鲍玄听了尚不尽信，因走上前，对着葛洪拱一拱手，道：“长兄请了。”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，低着头细细理

会，忽听得有人与他拱手，忙回过头来看时，却见是一个老先辈模样，只得立起身来，深深打一恭，道：“晚辈贪看山色，不识台驾到此，失于趋避，不胜有罪。”鲍玄见他谦谦有礼，愈加欢喜，因又问道：“我看长兄神情英发，当驰骋于仕路中，为何有闲工夫寻山问水，做此寂寞之事？”葛洪答道：“尝闻贤人君子之涉世，即居仕路中吐握风云，亦宜有山水之雅度，如老先生今日是也。况且晚辈正在贫贱时，去仕路尚远，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气，以涵养性灵。”鲍玄听了大喜道：“长兄不独形貌超凡，而议论高妙又迥出乎寻常之外，真高士也。可敬，可羨！”因而问姓。葛洪道：“尚不曾拜识山斗，晚生小子安敢妄通。”鲍玄道：“我学生南海郡守鲍玄也，过时陈人，何足挂齿。”葛洪忙又打一恭，道：“泰山北斗，果是不虚。晚生葛洪孤寒下士，何幸得瞻紫气。”鲍玄听了，道：“这等说是葛兄了。但不知仙乡何处？”葛洪道：“祖籍金陵句容。”鲍玄道：“闻句容县，三国时，有一位白日飞升的仙人，道号葛孝先者，兄既与之同姓，定知其来历矣？”葛洪又打一恭，道：“此即晚生之祖也。自愧不肖，尚坠落凡胎，言之实可羞耻。”鲍玄听了又不觉大喜，因顾谓相士道：“祖孙一气，吾兄言神仙中人，殆不诬矣。”相士笑答道：“非予言不诬，实相理不诬也；非相理不诬，实天地间阴阳之气不诬也。”

葛洪见二人说话有因，因而问故。鲍玄遂将前看他所论之言，又细细说了一遍。葛洪此时听了，虽谦谢不遑，然胸中早已落了一个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。葛洪见鲍太守宾客纷纷，恐他有正事，说罢，遂要辞别而回。鲍玄执手不舍，再三问明了居止之地，方容他别去。正是：

西湖佳话

慢道知音今古稀，只须一语便投机。
况乎语语皆如意，怎不身心一片依。

你道鲍玄为何这等喜爱葛洪？原来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唤潜光小姐，最所钟爱，尚未得佳婿。今见葛洪少年，潇洒出尘，又有才思，甚是注意。到次日，就托相士为媒，来与葛洪道达鲍太守之意。葛洪惟以处贫，再三辞谢，当不得鲍太守情意谆谆，遂一言之下结成了秦晋姻盟。又过不多时，意和谐了琴瑟之好。夫妻甚是相得。自此，鲍玄与葛洪在翁婿之间，便时相过从。

原来鲍玄最好的是外丹，并内养之术，因见葛洪出自神仙之裔，便尽将所得的丹术，朝夕与葛洪讲究，指望他有些家传。葛洪因说道：“小婿闻修仙一道，要在各人自炼，虽有家学，亦不过是此平常导引之法，只好保养气血，为延年计耳。至于飞升冲举之事，想来定须大丹。”鲍玄听了，深以为然，遂留心访求大丹之术。

那时是晋成帝咸和初，司徒王导欲召葛洪补州主簿，以便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。葛洪固辞不就。后因东南一带反了无数山贼，朝廷敕令都督顾秘统领大兵往讨之。这顾秘与鲍玄原是旧交，临行来辞。鲍玄因开筵款留，坐中命葛洪相陪。顾秘见葛洪器宇轩豁，问出一言，颇有深意，度其有才，因问他道：“目今东南一带，山贼作乱，相连相结，将有千里。本督奉命往讨，不知还该作何方略？葛兄多才，当有以教我。”葛洪道：“草野下士，焉知方略？但思贼本民也，汹汹而起者，不过迫于饥寒。有司不知存恤，复以催科

酷虐之，使其不能生，便不畏死而作乱，实非有争夺割据之大志。况一时乌合，未知纪律，恩诏并宽恤之令一下，则顷刻解散矣。若欲示威，挺而走险，则天下事不可知矣。望老大人天地惜生，为朝廷惜福。”顾秘听了，不觉喜动颜色，因对鲍玄道：“令婿稚川兄不独才高，而察览贼情，直如烧犀观火，而解散谋猷，竟是仁心义举。杯酒片言，本督领教多矣。军旅危务，本不该烦渎高贤，但思兵机叵测，倘一时稍有变，本督自知鲁钝，恐不能速应。一着稍差，岂不丧师辱国？意欲暂屈高贤，帷幄共事，设有所疑，便于领教，使东南赖以安静，或亦仁人所愿。望葛兄慨允。”葛洪因辞谢道：“乌莛上献，不过备大人之一采。若借此临戎，小知大受，鲜不误事，乌乎敢也。”顾秘道：“一长便可奏效，何况全才。本督意已决矣，万望弗辞。”随命军中取了一道县尉的敕书，填了葛洪名字，并县尉的衣冠送上，道：“暂以此相屈，另日上请，自别有恩命。”葛洪还要推辞，鲍玄因从旁劝说道：“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丈夫之志也。贤婿虽别有高怀，然积功累行不出贫寒，则功名二字，亦人生所不可少。况知己难逢，今既蒙顾老督台，汲汲垂青，实贤婿知己也。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，使东南万姓死而忽生，扰而忽定，岂不于徒抱之仁心，更加一快乎？至于事后之功名，存之弃之，则无不可。当今之际，何必饥而不食，渴而不饮，虚费此耕凿之功哉。”顾秘听了大喜，道：“鲍老先生之言甚善，葛兄不可不听。葛洪见交相劝勉，知义不可辞，方才受了敕书，穿了冠带，先拜谢圣恩，又拜谢主帅，然后入内，拜别岳父岳母并妻子，竟随了顾都督，领着三军而去。正是：

西湖佳话

莫认丹成便可仙，积功累行实为先。

若徒轻守不为善，那得丹成上九天。

顾督帅兵尚未到东南之界，葛洪早献计道：“贼巢广远，难于遍剿，利在招降，固矣；但思招降亦不容易，必使其心又感又畏，方才贴服。今欲其感，须用大恩结之；再欲其畏，须大威震之。大恩不过一纸，大威必须百万。今元帅所率有限，何以使其必畏？”顾秘道：“如此却将奈何？”葛洪道：“洪闻先声最能动众。元帅可先发檄文于东南各府州县，虚檄其每府发兵若干、粮草若干，每州县发兵若干、粮草若干；某兵就便当守何险，某兵乘势当攻何寨；获一首级，当作何赏；破一营寨，当进何爵；候本督府百万大兵到日，一同进剿。烈烈轰轰，喧传四境，却暗戒各府州县不必实具兵马，但多备旗鼓火炮，虚张杀伐之势，使贼人见之，自然惊惧。然后命洪率一旅，宣扬圣恩，沿路招而安之，定自畏威而感服矣。”顾督帅称其妙算，一一依计而行。不过数日之间，各府州县俱纷纷传说大兵将到，有旨檄共进剿，皆有旌旗、火炮、粮草，以为从剿之用。众山贼闻知，莫不惊惧。强梁者尚想拥众凭险以图侥幸，柔弱者早已悔之无及。过不得一二日，忽又闻得恩诏到了，沿途都写贴诏旨道：

万物皆自倾自覆，而天地之栽培不怠。凡我黎民，偶以饥寒为贼诱者，朕甚悯之。若能悔过自新，可速纳兵戈于各府州县，仍各回乡里安生，便曲赦其罪，蠲免其积欠钱粮，有司不得重征再问。若果系饥寒，事平后量加优恤。有能诛获贼首来献

者，赏千金，封万户，若执迷不悟，大兵到日，尽成龟粉，其无悔！

众贼见诏书写得明明白白，又且恳切，皆大喜道：“吾属有生路矣。”遂各人将所执的刀枪弓箭，尽交纳到各府州县来，竟一哄分头散去。各府州县转取他所纳的兵器，摆设 在城头之上，要害之所，以为助剿之需。贼首见此光景，无计可施，欲要拥众，而众已散了八九；欲要据险，而势孤力寡，如何能据，只得寻思要走。早有几个贴身贼将，打听有赏千金封万户的诏书，便你思量生缚了去请赏，我思量斩了首级去献功。你争我夺，竟将贼首斩成肉酱，而不可献矣。贼首既死，而余党便东西逃散，那里还有踪迹？及顾都督的兵到境上，而东南一带已是太平世界，竟无处劳一兵、一将、一矢、一炮矣。顾都督大喜道：“此皆葛县尉之也。”遂细细的表奏朝廷，请加重赏。朝廷见兵不血刃，而四境扫清，甚嘉其功，因赐爵关内侯。诏书到日，众皆称贺。葛洪独苦辞道：“洪本一书生，蒙元帅提携，得备顾问。即今山贼之平，非元帅大兵，赫赫加临，圣有信一言，而遽解散耶？此皆元帅虎威所致，元帅乃谦虚不自有，而尽归功于洪，复蒙圣主赐以上爵。洪自惟草茅之士，何以当此？万望元帅代为辞免。”顾秘道：“解散之功，且无论；即大兵之威，亦贤侯檄府县虚应之所扬也，岂尽在本督？贤侯有功而不受职，朝廷不疑贤侯为薄名器，则疑贤侯为矫情。避之何难？然揆之于义，似乎不可。”

葛洪听了，甚是踌躇。原来葛洪本念，不甚重在功名，惟深注于修炼；平素与鲍玄讲究，知修炼以得丹砂为重，而

西湖佳话

丹砂惟交趾最良；今见辞功名不去，遂转一念道：“洪本书生，不谙朝廷典礼，几于获罪。今蒙无帅训教，辞爵既于义不可，但人各有志，才各有宜，今洪欲谨辞侯爵，别乞一命。总是朝廷臣子，不识可乎？”顾秘道：“既有所受，亦不为矫情矣。但不知贤侯欲求何地？”葛洪道：“乞勾漏一令，平生之愿足矣。”顾秘道：“勾漏，下邑也，贤侯何乐于此？”葛洪道：“此洪素志也，望元帅周全。”顾秘许诺，果为他婉婉转转上了一本。不日到下旨来道：

既奏大功，勾漏一令，何足以偿。既称其有素志，着即赴任。侯爵虽不拜，可挂为虚衔，以重朝廷优待功臣之典。

葛洪拜谢了圣恩，又拜谢了顾都督，方才奉旨回家别岳翁鲍玄，将愿乞勾漏令，要求丹砂之事细细说明，鲍玄大喜，不久别了岳翁，携了妻子潜光小姐上任而去。正是：

一官远远走天涯，名不高来利不加。
若问何求并何愿，谁知素志在丹砂。

果然勾漏是一小县，葛洪到任即薄赋减刑，宽徭息讼，不消两月，治得一清如水，正是民无冻馁，官有余闲。故葛洪在衙无事，闻知罗浮名胜，遂常常去游览，欲以山水之理，去参悟那性命之学；见那山水春夏之时，则草木荣茂，到了秋冬之际，则草木衰落，因悟道：“此岂山水有盛衰，盖气数盛衰也。”偶然到梅花盛开之时，见开者开，落者落，

因又悟道：“此亦非梅有开落，亦气有盛衰，故梅当其盛而开，缘其衰而落也。”因而自悟道：“万物皆在气中，岂人独能出于气外？少壮者，受生之气正盛也；老耄者，受生之气已竭矣。若欲长生，必须令此气常壮，不至于衰竭则可也；此丹经所以贵乎养气也。”由是，朝夕之间，惟以养气为事。初惟静养；继而调息；继而闭其口，使气惟从鼻息中出纳；继而长收短放；继而吐故纳新后，又直收入丹田；继而直贯至尾闾，又直贯夹脊，渐渐有个贯顶之意。行之既久，只觉满腹中的精神充足，满身上的血气流通，十分快活。因暗想道：“吾自身中，原有大乐，反不去料理，为何转在尘世中，恋此鸡肋？”此时在勾漏作令，已满三载，因而解了印绶，纳于上司，竟告病谢事而去。不日到了故乡，拜见鲍玄，道：“小婿为吏三年，真是两袖清风，惟有丹砂一篋，奉上泰山，聊以佐外丹之一用。”鲍玄笑受道：“得此，则黄白有种，无借于世矣。”自此之后，翁婿二人杜门不出，不是养气，就是炼丹。不数月之间，外丹已成，不但资生，兼之济世，然后细细一思，却于性命无益，故葛洪全不在意。虽不在意，而葛洪修炼之名，早已传扬四方。

有一个淮南王刘安，原是汉朝子孙，朝代虽更，他却保全未失。他为人最好的是修炼，只因未得真诀，往往为之而不就。他心不能死，尚苦苦访求高人异士；今闻葛洪之名，遂着人用厚聘，再三年来敦请一会。葛洪初辞了一遍，后见他殷殷不倦，转感他仰慕之诚，意慨然而往。及到了相见，淮南王加礼优待，欲求他修炼之术。葛洪道：“修炼虽炉火之功，然其成败，实关天地之造化，并赖鬼神之护持。大王若存济世利物之心，则天地自然不吝，而鬼神自然乐从，而铅

西湖佳话

永通灵矣。倘妄想齐山，私图高斗，诚恐九仞之功，必不能满也。”淮南王听了，不胜大喜，道：“贤侯之论，金玉也。安何敢私？但欲参明至理耳。倘蒙仙术，侥幸成丹，请悉以代民间租赋。”葛洪听了，因力赞道：“大王仁心仁政，天地鬼神实与闻之。洪虽薄德，何敢不于炉鼎之间，少效一臂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彼此大悦，遂选吉择地，起立炉灶，安铅置汞，加以丹砂，尽心修炼。到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如是者九转，大丹乃成。淮南王启炉，果得黄金三万两，不负前言，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赋之半。深感葛洪之传，敬之不啻神明。

然葛洪静思暗想，以为终日碌碌为人，而自家性命何时结果？必须弃家避世，远遁而去，择一善地，细细参求，方能有成。算计定了，此时身边黄白之资自有，不忧路费，遂暗暗地改换了道装，隐起葛洪名姓，别号抱朴子，只带了一个能事的老仆，飘然而去。又恐近处人易踪迹，遂顺着长江一路直至京口，转至丹阳，又由丹阳至常苏。常苏非无名胜之地，可以潜身，然山水浅促，故葛洪舍之而去。直至临安，见两峰与西湖之秀美，甲于天下，方大喜道：“此地可卜吾居矣。”因而遍游湖山以择善地。南屏嫌其大露，灵隐疑其偏枯，孤山厌其浅隘，古屋憎其深沉，皆不称心。一日，从栖霞山之西而行，忽见一岭蜿蜒而前，忽又回环顾盼，岭左朝吞旭日，岭右夜纳归蟾，岭下结茅，可以潜居，岭头设石，可以静坐，有泉可汲，有鼎可安。最妙是游人攘攘，于此地过而不留；尤妙在笙歌沸沸，而此中安然独静。葛洪看了，不觉大喜，道：“此吾居也。”因出金购地，结庐独处。遂安炉设鼎，先点外丹，为资身之计，然后日坐岭头，观天地之化机，以参悟那内丹之理。一日有感，因而题